

长篇小说《生与死间的花序》新书分享会举行

谢络绎：书写荆楚大地历史拂照下的个体归处

本报记者 傅小平

青年作家谢络绎的长篇新作《生与死间的花序》，以一位神秘画家的创作为线索，穿梭于历史和现实之间，徐徐展开荆楚大地上一个小镇的画卷。

在日前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码字人书店联合主办的“历史拂照下的个体归处——《生与死间的花序》新书分享会”上，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表示，无论从精神来源，从延续某种历史的传统来讲，还是反映客观现实来讲，这都是一部很典型的具备荆楚风貌的作品。

但谢络绎并不是在荆楚大地上长大。她的故乡是河南省西平县，她还在新疆乌鲁木齐生活过很长时间，大学毕业后，她才到了武汉。“到现在，我所有的印象当中，故乡也好，乌鲁木齐的生活经验也好，全部都没有了……我现在出去，大家听我说话，都会觉得我的口音有武汉腔调，我已经成了被武汉化的一个人。”

作为一个外来的武汉人，谢络绎坦言自己对荆楚文化有极强的认同感。“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就是荆楚大地，我接触到的每个人，无论是生活中遇到的，还是平常偶然遇到的，他们都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武汉人、荆楚大地上的人非常爱憎分明，你可以看出来他们外显的特征，他们是不服输的，他们有很倔强的一面，同时也有很江湖的一面，是我非常喜欢的。”

事实上，在这之前，谢络绎就已经写了一些跟武汉本地有关的小小说，像《到歌马河那边去》是以康有为背景写的小小说，《六渡桥消失之前》是以武汉江汉路为背景写的小小说。而《生与死间的花序》则是她在武汉市新洲区挂职体验生活的成



果。谢络绎表示，写出这部小说，也经历了一个神秘的、柔和的、与时俱进到一个点上爆发的过程。“我爱这片土地，也是各种因缘际会使我来到这个地方，我可能经过这里的熏陶，有个人的一些想法，最终成就这样一个作品。它也许不太成熟，但确实确实是这个时期我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建构。这个特殊性不是说肉身的我想要表达就能表达的，其实有很多很精神性的、神秘的东西在里面。”

所谓精神性，所谓神秘，在很大程度上都关乎小说所写的荆楚大地。李修文表示，这是一部为荆楚大地上的生命力作证、伸张的小说。“荆楚大地和水的关系是源远流长极其深入的，楚国的首都其实就是建立在长江边上，它没有任何天堑，没有作为国都的自然条件，却成了国都，从中就可以看出非常鲜明的楚人性格。实际上，楚国

的成年男子在春秋战国时期平均寿命是最低的，因为他们不得不拿自己的血肉，拿自己的手足来当护自己的城墙。”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楚人迸发出了蓬勃的生命力。李修文偏爱这部小说，也是因为他偏爱其中那些饱含生命力的人物，而且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未完成的。“屈原未完成，项羽也未完成，这些楚国的前辈先贤们都没有完成。再看中国四大名著，我可能是一个偏颇的认知，里面几乎所有主人公都没有完成，我指的是生命力上的没有完成，但是他们用自己生命的显性特征，表明他们配得上来这个世界走一遭。”

在李修文看来，恰恰是这种没有完成，触及到许许多多中国人亘古以来对于生命、历史那些庞大事物的无力感，我们也由此在对他人的同情、怜悯中，获得某种程度上生命的完成。体现在这部小说里，“他人”首先是普通人。“中国的历史是如此庞大，史书中多是以成功者或者庞大的历史事件展开叙述，那么那些普通人的声音，那些柔弱的声音，那些被庞大事件掩盖的声音到底去了哪里？那些人到底活在什么地方？可以说他们就活在作家的塑造当中。这也正是今天这个时代，为何说这部小说对于荆楚这片土地，有着以史证史的意义和价值。”

事实上，谢络绎写这样一部某种意义上可谓家族小说的小说，必然会写历史，写历史对人物生命命运的影响。李修文表示，谢络绎好就好在，她没有像过去许多以司空见惯的手法书写历史的小小说家一般，深陷在历史的泥潭里无法自

拔，同时也没有过度地用自己的个人审美去解释历史。他说：“她实际上在写历史的同时，也在重新发现历史，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在以个人的力量命名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谢络绎这一代青年作家写作的共性。有作家认为，自己这一代作家写作时，很难与历史拉开距离，写到历史场景，就好像都是自己亲身经历一般。在他看来，这其中受到俄罗斯文学影响的缘故，体现在像《战争与和平》《日瓦格医生》《生活与命运》这样的作品中，历史大于一个作家，作家无法摆脱历史，其中小说中的人物也无法摆脱历史的影响。“我们回头去看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白鹿原》后面有强大的历史感，《古船》《生死疲劳》《活着》等后面，也有强大的历史河流在汨汨流淌。同时我们也会看到这一代作家面对历史基本上是拥抱的态度，历史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一个作家的写作，并且左右小说中人物的命运。但是回到谢络绎这一代作家的小说中，你发现历史还在小说中间，人物也还在小说中间，但是他们和历史的距离拉开了，他们写的小说也和历史拉开了非常清晰的距离。”

这一方面在于不同代际的写作必然会呈现不同的面貌，另一方面也在于不同的写作策略使得小说有着不同的品质。这部小说写了张银妮、鲁水生、鲁开悟、鲁红蓼四代人物，谢络绎写他们就是要借他们之口，或者说通过他们的行动去寻找他们之所以成为他们的一个缘由。

(下转第6版)

以摄像机的视角，提供对乡村生活的审美和认知

魏思孝长篇新作《王能好》近期推出

本报记者 张滢莹

“没有‘成功’过的人生，为什么还要去书写？”与这个问题相关的不仅是价值多元的时代中我们对于成功标准的重新审视，也隐含着人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等大问题，这也许是近些年不少青年作家将视线投注于“失败者”的原因。近期，作为“乡村三部曲”的终结之作，青年作家魏思孝的长篇新作《王能好》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小说讲述了一个名为王能好，却既不“能”也不“好”的农民的故事。他并未问过“人生有什么意义”，只是凭借本能追逐着生活中微茫的光亮。在该书新书分享会上，作者魏思孝与评论家张定浩、刘诗宇围绕该书的创作分享心得，也就青年写作近年来反复出现的这类人物形象展开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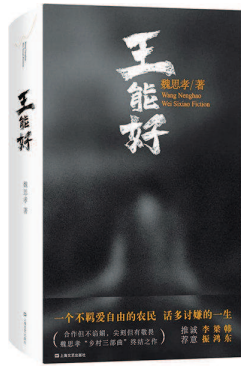
王能好，山东淄博人，生于1969年，卒于2019年，享年五十。他自幼多话，学历高小。他种过地，打过工，会盖房，干过装修，能熟练使用各类农具，不擅用与电有关的器械。他性格散漫，爱自由，不愿受人管束，三十岁前跟着建筑队四处盖房，三十岁后在劳务市场打零工。他不抽烟，喜喝酒，酒后性情乖张，爱骂人。他能吃苦，不怕受累，为人节俭，不爱花钱，靠双手和汗水，死后留下三十余万存款。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一生为家里盖了两处新房，让两个弟弟成家，自住偏房一间。他话多讨嫌，成年后相亲多次，命无姻缘。王能好死于非命，没有遗产，只留亲人无限感慨。

这段魏思孝为王能好所写的墓志铭，写的是王能好的一生，也是许多个我们生活中未具姓名的“他人”

的一生。在魏思孝的故事中，王能好孑然一身在外漂泊多年，最高光的时刻也只是手捧两条小鱼，创个坑想要让放进去好让它们多活一会儿。“在这本书里有一系列人物志，写到了许多人物形象，这些人在农村、在城市中都处于边缘位置，王能好是其中最让人‘有窝心的感觉’的。”刘诗宇说，“虽然表面上我跟他不一样，其实可能内心有许多东西是共通的，这是作品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的地方。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是为为什么活着，他的价值是什么？”他的想法，代表着不少人的感受：王能好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代表，是每个人身边或多或少擦肩而过的身影，对于他们的人生书写也因此能够令人产生共情，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小人物默默无闻地出生、生活、死去，作为生活之中的一个维度，他们是值得写作者去记录的。”对魏思孝来说，生活在怎样的环境中，所谓的乡镇生活哲学是什么样的，才会衍生出乡镇中生活的人是什么状态，二者密不可分。因此他对于人物的关注，也带着对他们生活环境的还原和记录。故事集中于王能好因为参加葬礼，在老家的七天生活日常，在众多关于相关环节的细节描写中，也刻画出山东农村当下的生活图景。

“近些年，青年作家写乡镇失败者的小说很多，从我的角度来说，王能好是一个打开乡村社会的装置。”对张定浩而言，王能好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生活状况，其视角与作家视角近似，他对乡村社会保持着一点距离，读者从而



能够借助人物的第一视角看到更真切的乡村社会。“作者就像手提摄像机在乡村游走，各种场景感、画面感都有，其中大部分视角来自于王能好，但呈现出来的东西不是王能好本人，而是整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乡村。”熟悉是因为里面谈到各种具体的事情都是乡村正在发生的事，也是拥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能够引发共鸣的地方；陌生则在于作品采取了非知识分子的视角，让王能好以一个非常冷峻的视角、在一个固定的姿势中观察一切。“在魏思孝的小说里，你看到的不是一个人意识流的乡村，而是手持摄像机所看到的乡村，读者不是更多被叙事者牵着走，而是自己进入到这个世界，因而感觉格外放松。”

在这样一部作品中，刘诗宇读出的是一种“乡镇生活百科全书”式的质地。于他而言，《王能好》所构建的是乡村生活的消亡史，也是包括民俗、礼仪知识等在内的海量生活细节，在故事之外，作品也实现了认知

功能，使人对今天的乡村有比较真实的了解。这样类似于纪录片的叙事策略，在当代小说中渐渐多了起来。如张定浩在爱尔兰作家萨莉·鲁尼的几部小说中，都读出了如同剧本一样干燥冷硬的叙事，但在场景感、画面感的塑造上非常强。《王能好》中也体现了这样的特质。他认为，如果小说处在过于自我的视角里，所看到的很多东西是被过滤掉的，作者只会写出自己希望写的东西，以及自己想象中读者会想看的东西。“但魏思孝不是这样，他像一个冷峻的摄影镜头——虽然一个机器般的镜头主体性会丧失一些，但它也不会有目的性，会呈现出更多让你不安的东西。”张定浩说，“小说家的责任就是撕开掩饰，写出真实的东西，让很多人感到不安。”

在魏思孝的作品中，乡镇生活是一个重要的故事背景。当我们将青年作家的乡村书写与前辈作家如莫言、贾平凹相比，一种乡村叙事的转变就出现了。在刘诗宇看来，因为拥有小镇和乡村生活经验，当代青年作家的乡村书写中有不少近乎回忆式的散文，在这其中，魏思孝的创作中存在一些鲜明、独特的地方。“今天我们很多作家的文字是很漂亮的，他们在精神源头、思想源头上有很多西方作家的东西在里面，一说可以说一长串。其实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更有意义的东西是对于现实生活的了解，这个需要去体会、需要真正地走和看。”刘诗宇说，“青年作家还是要让创作变成一种更辛苦的事，某种程度上像研究一样，不光提供审美，也提供认知。”